

收藏趣味·遊戲空間

——關於多寶格

／張麗端



多寶格、百什件、萬寶箱、備具匣、途利匣……多樣的文物共置一盒，如何收藏妥貼，又極盡變化的趣味？明、清的文人、帝王，如何收藏他們賞玩的心情？

人性之中有種極其底層、原始卻強烈的慾望，那就是「擁有」。現代人一方面透過教義、哲理來馴服或壓抑，另一方面又接受資本主義行銷的魅惑和驅使，而任其渲洩。現實問題是，當擁有的為有形物質時，該如何貯存、收藏呢？人們捨得用在收貯的空間，總是遠遠少於展示的；願意花在整理的時間，總是遠遠少過消費的。所以，怎樣在小面積中，收納大量的物件？並且方便取拿歸放，不至於發生崩壞狼藉的慘狀，還必需能營造一種若有似無，或各安其位的環境美感，遂成了現代生活藝術中，亟待設計的項目。

說起收藏，大家熟悉的乾隆皇帝可謂世上頂闊綽的收藏者之一，其蒐羅數量之豐富；規模之廣泛，從故宮藏品的規模可見一二。貯存空間的大小，對於皇家而言，當然不致成為困擾。比較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怎樣的保管方式及取放效率，才不致擾亂了帝王盎然的興致呢？關於這個問題，多年前蔡玫芬在本刊二卷一期發表的〈皇帝的玩具箱〉一文中，提出一種方式：「宮廷裡設有各類庫房，：凡天下貢獻的奇珍異寶就收藏在這些倉庫裡。：然而，即使皇帝親臨庫房，也只能見到架格、箱屨、包裹；臨時想到一件好玩意兒，可得幾個鐘點後才能看到，多不過癮啊！多寶格大概就在這種需求下製作的了。」所謂「多寶格」，便是將數件到甚至數千件珍玩，同貯在體積不太大的箱匣中，平日多置放在皇帝日常居所，近距離的貼靠著皇帝的的生活。耐人尋味的是，若以現代設計的觀點進行檢視，清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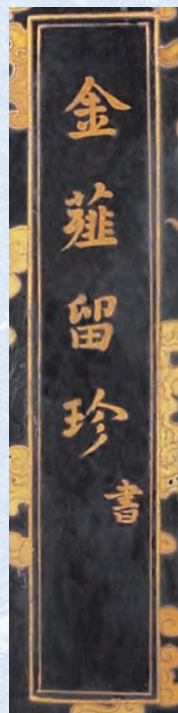
圖一 清 「金薤留珍」印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多寶格真是一種——以充滿創意手法悠遊空間的藝術，除了滿足收藏的需要，更激發人們遊戲的本能，發現生活的樂趣！

不過在進入主題之前，得先談談本文主要的資料來源——〈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清檔〉。「內務府」是清朝管理皇室內廷日常事務的專門機構。其下單位中，有「造辦處」專責製造、修整、保管宮廷所需的器用。而為了有效管理極其繁瑣的業務，造辦處會將皇帝交辦活計的旨意、承辦的流程和結果，登錄、建檔，這批檔案就稱為〈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基本上，〈活計檔〉是一筆又一筆的流水帳，乍看，既瑣碎又單調。但若經過整合再解讀，就會成爲一塊塊疊起的磚石，讓我們得以越過高高的宮牆，一窺皇室生活的實況。

有層次的收藏

「集中管理，分門別類」是系統化收貯的基本原則；首要步驟。根據〈活計檔〉的記載，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傳旨整理宮中千餘張的冊頁畫片，及兩千多柄字畫扇。而三、四年的時候，或許是對政務已逐漸駕輕就熟，因此更見餘裕在品賞文物方面——他陸續將宮中各個庫貯的墨、銅印、古錢、鐘錶、玉器，以及乾清宮、重華宮、養心殿收藏的瓷器等等，集中整理一遍。以墨爲例，首先是從將近五千錠中「選出御製墨」，然後再將製墨名家——明代的方于魯、程君房，及清初劉源的作品「俱選



圖一·1



圖一·2 清 「金薤留珍」印匣

出，各歸一處貼簽」後裝箱。而一批原本裝在五個黑漆匣中的千餘件銅印，則取出委由任職南書房的文臣汪由敦反覆認看，以「分清歷代先後」，也就是依照年代進行區劃。接著，分別且依序地裝入抽屜中。再每五屜合成一匣，每匣則個別標示「東、壁、圖、書、府」五字（圖一；圖一·1、2），避免日後次序錯置。有趣的是，分類裝箱後，乾隆皇帝通常會為這批收藏，取個典雅，又與內盛物品特質相關的名稱，如五箱銅印，最後即總稱為「金薤留珍」。我們可以再看幾個例子：「墨妙珠林」，大概知道是書畫箱；「品重青瑤」，箱內是異常珍貴的汝窯青瓷碟（圖二）；「瓊露含英」，裝的是如晨露般晶瑩剔透的水晶盃；「綠雪涵清」，這名字特別動人！此處綠雪指的是茶，而這一箱內則是裝著成化窯的茶鍾。

內廷藏品分類的同時，往往也進行分等的工作。如前述整理墨的工作，在分出清宮御墨及明代方于魯、程君房的名家製墨後，方、程二人完整無缺的作品則歸入「秘笈龍香·頭號」箱中，破損者則置於「秘笈龍香·二號」的箱裡。

提及鑑等，除了乾隆皇帝自己，偶爾他亦將這項工作委予文臣、宮廷畫家、藝匠擔任，有時甚至特別指定人選。如元年整理書畫扇，高宗就指示由供奉畫家唐岱分等。此外，宮中收藏的銅器，則經常交由擅長鑄銅並燒古的造辦處員外郎佛保認看。比較特殊的是一名為楊起雲的人，他似乎甚得乾隆皇帝的青睞與信

任，常常指名他認看各種質材的活計，不分銅、瓷、玉。楊起雲究竟是何人？目前不是非常肯定。根據乾隆九年的〈活計檔〉記載：「傳旨，賞認看古玩人楊起雲藍緞一疋。」乾隆十年又有登錄：「交漢玉小扇器、白玉扇器、甘青玉結子。傳旨，著楊起雲照這樣小的找些來。」由此看來，楊某人並非手藝匠，而可能是專事鑒定採買的人。



圖二 宋 汝窯「奉華」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回到分等收藏。乾隆三年時，高宗傳旨整理乾清宮、重華宮及養心殿內收藏的磁器。其過程：一、認看名色、年代、等次；二、將名稱、特色、年代、等次，及有無瑕疵、裂璽等保存狀況，一一紀錄在籤條上；三、配匣，匣蓋貼上前述的籤條。但有件事值得注意，乾隆皇帝指示，僅頭、二、三等的磁器配匣，其餘「有不齊全者，歸入配棹磁器」。此後，還有好幾次整理磁器的工作，也都是沿用這個原則——前三等入匣，剩餘者實際使用或另做處理。由此看來，配匣可說是宮中文物正式納入珍藏的一個手續與象徵。

內廷藏品裝匣的方式，除了一件一盒或一類一匣外，也有彙集各色珍玩於一的情形。這種內藏多種、數件寶物的盒匣，宮裡的稱呼很多：「多寶格」、「百什件」、「萬寶箱」、「寶貝格」、「博古格」等等，現在則習慣稱「多寶格」。事實上，名稱不同，珍玩匣的特質也小有差異，更重要的是——內容物略有等級之分。選看三則乾隆三年的檔案：

- ①交頭等磁器。傳旨：著挑選入多寶格。
- ②傳旨：將「珊瑚聚」、「瑾瑜匣」、「天府球琳」百什件伺候呈覽。認看「瑾瑜匣」中白磁戔耳爐。若好，入在多寶格內，若平常，仍裝入其原空處。
- ③交上等古銅圖章六十八枚、次等二十、不識二十五、未刻三、銅印色盒一。傳旨：將上等入多寶格，選一匣盛裝，印一圖章譜小摺，字樣傍邊寫一楷書字小簽貼在傍邊，將此

譜入匣內。次等入萬寶箱，亦選匣盛裝及印譜小摺。不識者則有應裝處盛裝。未刻及印色盒則著毀銅用。

由上看來，多寶格內珍玩的等級要高於百什件和萬寶箱的。而從物以稀為貴的原則推斷，百什件者可能又略高於萬寶箱。



圖三 戰國 酒具漆盒 湖北省博物館藏

有組合的收藏

幾件物品裝在一起，經過移動、搬遷，都不致彼此碰撞，依然各安其位，沒有任何損傷，這才是合格的收藏空間。合裝的方式，讓物件之間產生關聯、相互搭配，達到組合的效果，是一種能增加實用與方便性的空間使用，而中國人早就如此運用了！在湖北荊門包山楚墓中，出土了一件約二千五百至二千二百年前，戰國時代的漆盒（圖三）。盒蓋設計成子母口，所以扣合緊實。盒裡隔成六格。左兩格各放一組四件的耳杯，採豎立的置放方式，兩組杯口相對，我們若是採俯視的話，可以充分感受到耳杯器壁弧線對稱、飽滿的美感，此外，也符合漆盒的圓角，不留下會造成晃動的空隙。另一側，兩格內均放方壺。盒中間兩格則一大、一小，小格空著，大格上則扣著一只方盤。想像一下，暮春三月，帶著這麼一組輕巧、方便、完備的器皿，去清溪水畔啜飲佳釀、享受春風拂面，多麼愜意啊！而這件漆匣的例子，讓我們很明顯的看到，用協調、配合的概念劃分空間，以達到充分利用的效果。

明、清之際，社會出現一批深諳生活趣味的文人，他們對生活器用非常講究。現在出國旅行，行李除了衣物、個人盥洗梳妝用品，大多還會帶著照相機，有時甚至是筆記型電腦，以備晚上在旅舍記錄遊蹤。明、清文人遠行，會帶著所謂「備具匣」。我們來看看高濂的「備具匣」（圖四）。高濂，他是晚明文人，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出了一本《遵生八

箋》，內容記錄著種種日常生活的細節與體驗，可謂是現在研究生活工藝史者的經典。他的備具匣，爲了攜帶方便，遂以輕木爲之，外表包裹皮革，並髹塗厚漆；大小爲「高七寸（約二一·四公分）；闊八寸（約二五·六公分）；長一尺四寸（約四四·八公分）」；匣中有屨、匣、盒、筒，置放物因此可以有條不紊。裡面除了個人衛生用品——耳挖、牙籤、指甲刀、梳子外，還有茶具、香具，甚至是賭具，一應俱全。當然，還有文人不可或缺的文具——筆、墨、水注、筆洗，以及「詩筒」，筒內放著「紅葉箋」。遊山玩水後，即使是夜宿荒郊野外，詩興來了依然可以援筆立就。

明、清生活大師，除了高濂，必然還要提一提文震亨和李漁。李漁是明末清初的劇作

備具匣 余製以輕木為之外加皮包厚漆如拜匣高七寸闊八寸長一尺四寸中作一替上淺下深置小梳匣一茶盞四般盒一香爐一香盒一茶盒一匙筴瓶一上替內小硯一墨一筆二小水注子水洗一圖書小匣一骨牌匣一骰子枚馬盒一香炭餅盒一途利文具匣一內藏裁刀錐子挖耳挑牙消息肉又修指甲刀銼髮則等件酒牌一詩韻牌一詩筒一內藏紅葉各牋以錄詩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關鎖以啟閉攜之山遊似亦甚備

圖四 《遵生八牋》備具匣條

家。梁實秋、林語堂都很喜歡他的《閒情偶寄》一書，認爲讀後齒頰留香，餘味無窮。他非常有意思，寫劇本和戲曲理論之餘，還會設計傢俱，包括櫥櫃、箱篋等等，我個人最喜歡的是「一把」即使冬天長時間讀書、寫作，也不會越坐越冷的「煖椅」！而這樣的李漁，他對「文具匣」的設計理念是——「渺小其形，而寬大其腹，有事半功倍之效。」換句話說，就是希望空間的使用率擴張到極致。而深諳生活趣味的文震亨，有現代人戲稱他是「明代文人的品味糾察隊」！在其著作《長物志》中，有他規劃自用文具匣的內容（圖五），除了實用的筆、

文具

文具雖時尚然出古名匠手亦有絕佳者以豆瓣楠櫻木及赤水櫛為雅他如紫檀花梨等木皆俗三格一替替中置小端硯一筆硯一書冊一小硯山一宣德墨一倭漆墨匣一首格置玉秘閣一古玉或銅鎮紙一宿鐵古刀大小各一古玉柄棕帚一筆船一高麗筆二枝次格古銅水盂一糊斗蠟斗各一古銅水杓一青綠漆金小洗一下格稍高置小宣銅彝鑪一宋別合一倭漆小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七 器物志 五

圖五 《長物志》文具條

墨、硯、紙鎮、水盂外，還放了些古玉、盤、匣等珍玩，所謂「他如古玩中有精雅者，皆可入之，以供玩賞」！組合的意義，在文震亨的想法中，除了物件成組合置，以達到便利的目的外，更深沉的轉化為物質與精神並重；實用

與怡情兼顧。

乾隆皇帝深受文人士生活品味的影響，對於填充珍玩匣也充滿了興趣和意見。談到這裡，得先瞭解一個問題：究竟珍玩遷就空間；還是空間遷就珍玩？答案是兩者都有！不過比較一



圖六 清 雕紫檀蟠龍方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般的程序是：先匯集、挑選出一組珍玩，接著各別設計座架、盒匣、托盤，然後調配空間，讓格子或抽屜都和物件的大小相當！可是這樣的順序，難免會出現畸零的空間，解決的辦法不是從庫房中再挑換物件，就是按空間新做。有些迷你尺寸的畫卷、畫冊、硯台、古琴，大多就是為配合這種情況特別製作的。而珍玩匣設計、擺放的過程，乾隆皇帝幾乎全程參與，且樂此不疲！根據檔案記載，乾隆九年皇帝曾下令：「將現做的百什件，逢五、逢十預備呈覽，如月小則二十九日看。」也就是每隔五天便要審閱一次，頻率非常密集。其中一次，輪到「瑾瑜匣」百什件呈覽，但因為裝玉器的抽屜還在糊裡子，匣作希望能寬限幾天再呈。結果——不准！可見乾隆皇帝興致之濃。而他非常重視匣內的「裝法」，也就是佈局。如果一直



圖六·1 雕紫檀蟠龍方盒內裝「戰國玉虎佩」拓片

不合意，他會親自動手。如「琳瑯筍」，匣內的玉器共四百九十八件，件數很多，安排忒費功夫，所以他也就特別叮嚀：「照朕擺的樣款換木胎落槽，不可錯亂！」雖然如此，想必乾隆皇帝仍非常享受這個過程，樂在其中！

文震亨的文具匣內，「古玩中有精雅者皆可入之，以供玩賞。」宮廷珍玩匣的內容當然是更見豐富，所謂「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皆在其中！好比這只「雕紫檀蟠龍方盒」（圖六），內藏的玉器便從春秋、戰國到遼、金到明、清，讓我們品賞到不同的時代風格：如一件戰國的玉虎（圖六·1），由後頸、背脊到尾巴的曲線，流暢、迷人！兩面裝飾著不同的紋樣，典型洛陽金村式細膩中展華麗的韻味。如果再想像一下，貓咪舔腳背的模樣，你就更能感覺到這件作品耐人尋味之處了！盒裡另有一件金、元的玉帶飾（圖六·2），其紋樣我們稱



圖六·2 雕紫檀蟠龍方盒內裝「金～元春水玉帶飾」



圖七 銅鍍金嵌螺鈿修妝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1 銅鍍金嵌螺鈿修妝匣

為「春水」，與契丹、女真族在河岸放「海東青」獵大雁的生活習俗有關。所謂海東青，是一種體型甚小的鷹，但卻擅捕雁鵝等大形的鳥類，常迫其竄躲於荷葉、蘆葦之中。這件玉飾就是以「鷹擒鵝墜」那生死交關、扣人心弦的剎那為紋樣題材。

宮廷珍玩匣是極盡賞玩之能事的，所以除了著重內在美，外在美的妝點亦是無處不用心。「雕紫檀蟠龍方盒」中，盛放玉器的托盤

裡，按玉器外形而鑿出的凹槽內，底部便由翰林詞臣、宮廷畫家，或書或畫，讓取放珍玩的動作，增添了額外的樂趣。

而除了各朝歷代的玉器，「雕紫檀蟠龍方盒」裡還有書畫、琺瑯器、瓷器、銅器及一些舶來品，如：日本的詩繪盒與西洋的鑲錶指環、鑲鐘錶寶石盒！提到舶來品，清宮珍玩匣裡，藏有幾件和「途利匣」類似功能的小盒子（圖七）：體積大約都在十公分立方以內；外

觀亦裝飾的極盡華麗（圖七·1）；裡面放著鑷子、刷子、粉盒、鏡子、刮刀、香水瓶等修容、化妝的工具。請注意看！瓶蓋上的裝飾是大麥町犬和兔子！所以有可能，這是西方貴族專用於出外打獵時的「途利匣」。除此之外，



圖八 十八世紀末歐洲貴族用「備具匣」 科隆應用美術館藏

西方也普遍使用著類似「備具匣」者。以德國科隆應用美術館的一件展品（圖八）為例：此匣製作於十八世紀末，和乾隆晚期時代相當。內裝有各式餐具及佐餐的香料、調味品，還有醫療用具、文具，甚至是顯微鏡，也是內容豐富、空間利用淋漓盡致。

有趣味的收藏

看來，中、西匣裝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具有利於收貯；便於攜帶的功能特質。但是，其中有一點點的不一樣，也就是這一點點，讓中國的多寶格有了獨具匠心特色！那即是在收貯、攜帶的實用功能外，中國文人還特別強調一種「遊戲的趣味」！

前面提到會設計傢俱的李漁，他在設計櫥櫃、箱篋時，除了要求發揮空間最大效益外，還特別強調要營造一些「覓關鑑而不得，似於無鎖，窺中藏而不得」的效果。換言之，他會維持外型的渾然一體，卻在其中暗藏開闔的玄機，如果找不到他設定的機關，對不起！你只能看到或知道裡面有物件，但是拿不到，備受著「近在咫尺；遠在天涯」的折磨。然而，破解機關的成就感，往往與遍尋不著的挫折感成正比，就和小孩玩捉迷藏一樣，不斷尋覓就會有不斷發現的驚喜。

清宮製作珍玩匣的匠人，繼承了「遊戲」的設計觀念，所以院藏好些多寶格的裝配有「明裝」與「暗裝」之別。譬如正在展出的「雕紫檀多寶格方匣」：收闔時，是個再規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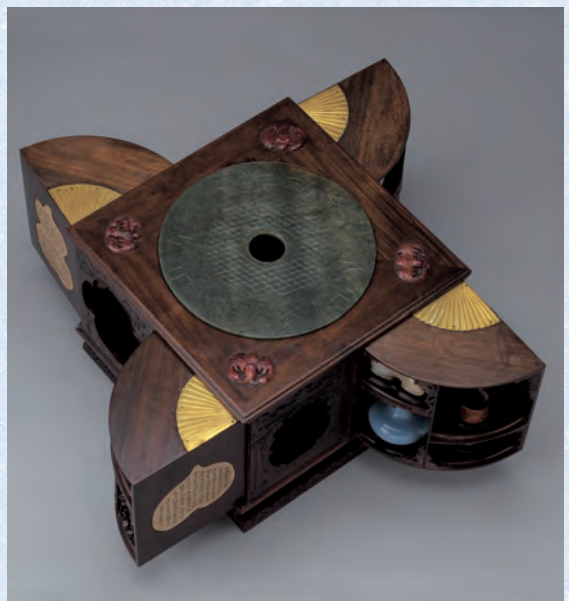
不過的方盒形（圖九·1），這種樣式的好處是所佔體積最小，利於收貯。然而，方盒外形簡單，看來卻不顯單調，其原因在於工匠運用「開窗」的裝飾手法，一方面讓人欣賞到書畫；另一方面又讓人對窗內產生期待的心理。不負眾望的，方盒在「一抽去隔板，推出四個扇形後（圖九·2），造型剎時變得有了流動感，再加上中心圓璧迴旋的效果，我們幾乎以為它會像風車一般開始轉動了呢（圖九·3）！若你以為尋寶的樂趣結束而就此停手，那損失可大著了！其實，匣盒底部的須彌座也是一個貯藏空間（圖九·4）。這種手法和現代室內設計利用地板下儲物的概念是一致的，是不是很有創意呢！



圖九·1 清 雕紫檀多寶格方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3 清 雕紫檀多寶格方匣



圖九·2 清 雕紫檀多寶格方匣





圖一〇 清 「吉範流輝」博古格方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〇·1 清 「吉範流輝」博古格方匣內裝「兕觥」



圖一〇·2 清 「吉範流輝」博古格方匣內裝冊頁

收藏，真正的樂趣何在呢？我想不是單單所有權的歸屬就足夠了吧！乾隆皇帝一定也有這樣的體會，所以一面將珍玩集成多寶格、百什件；一面也進行著現代博物館的某些工作——除了前述的分類、鑑等，他也匯聚文臣、藝匠的學養知識，記錄、研究與考證這些文物。例如「吉範流輝」博古格（圖一〇），是將當時認為的十件古銅器匯編到一匣，匣中附一冊頁，翻開一看，就像博物館藏品編目卡片一樣。以其中一件「唐 兕觥」（圖一〇：1、2）為例：文物的年代、名稱下，列舉其尺寸、容

量和重量——高二寸七分；深二寸五分；口徑一寸九分；容三合；重十一兩；形制——「做牛首頸頰狀」；功能——「可為飲器」；工藝製法與評價——「鑲金錯翠，鎔冶極工」，一應俱全，而更重要的是還有「彩色寫真」呢！器表何處殘存鑲金，何處出現綠銹，種種細節，一目了然。

最後，讓我們想想，收貯了物件本身以外，又該如何藏住收藏的過程和趣味？或許多寶格工藝能給大家一些靈感！